



自1979年回国志愿教书,叶嘉莹到过多所大学讲诗词,而在南开大学任教最久,并且最终选择在南开大学定居。2013年,她在《为南开大学首届荷花节作》中写道:结缘卅载在南开,为有荷花唤我来。修到马蹄湖畔住,托身从此永无乖。

叶嘉莹一直在找寻一个能够让自己栖心立足之地。在找寻的过程中,她经历过种种困苦与矛盾,而一旦择定之后,就全心全意将自己感性与理性的才智全部投入其中,如孔子之“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屈原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陶渊明之“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杜甫之“盖棺事则已,此志常慷慨”“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这是她的一种自然本质。因执着精诚的投入,叶嘉莹不仅实现了自我心中追寻已久的梦想,而且还不断地超越自我,在为人与为学方面都上升到新的境界。



2013年,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举办的古典诗词吟诵主题讲座上讲学

一、迎陵从此得所栖

叶嘉莹完成的超越,首先是对小我、物质和狭隘人性的超越。大女儿与女婿的意外离去,曾让她陷入巨大痛苦中,她将生命寄托到诗词事业中,逐渐从自我的悲苦心境中解脱出来,实现了突破性的转变。如她所说:“经过这一次大的悲痛和苦难之后,我知道了把一切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我终极的追求、理想。我要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

从加拿大退休之前,叶嘉莹利用暑假和年假的时间回国讲学。1989年退休之后,她每年约有半年的时间在国内讲学。几十年间,不要报酬,不计得失,无私奉献,乐此不疲。她精彩的诗词课堂吸引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她的精神也感染了许多海内外华人。1997年,叶嘉莹在加拿大蔡章阁先生的资助下,开始建设南开大学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同年,她捐献出自己的半数退休金,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1999年,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建成,叶嘉莹开始面向国内招收研究生。在充实的教学工作中,她扭转了前半生的悲苦心境,获得了精神上的平和与圆融。南开校园内的马蹄湖遍植荷花,是她所爱的风景。她在《七绝一首》中写道:

萧瑟悲秋今古同,残荷零落向西风。
漫天谁遣羲和驭,来送黄昏一抹红。

作为诗人,她心中的感情丰富而幽微,但是,她不想沉浸在以往的伤春悲秋中,只想利用有限的时光多完成自己的工作。

在她晚年生活中,有许多不得不面对的伤别之痛,从其诗词中可以看到,她默默地承担了很多忧伤烦恼。2004年,她在《为北京故居旧宅被拆毁而作》中写道:“故宅难全毁已平,余年老去更心惊。天偏怜我教身健,江海犹能自在行。”

北京故宅是她感情上唯一认可的家,她也曾想把它建成一所书院式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所,但因困难极大,最终难以实行。失去感情所系的故宅之后,2005年,叶嘉莹应诗人席慕蓉之邀,到内蒙古作原乡之旅。她在诗中说:

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
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赫之行,让她看到了祖先生活的地方,寻到了更遥远的叶赫部落的根,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她心里失去故宅的痛。

2008年6月,叶嘉莹的丈夫赵钟荪先生在加拿大温哥华病逝,赵先生与她之间的恩怨,是她所不愿提起的,而随着他的离去,似乎一切都化解了。她在《戊子仲夏感事抒怀绝句三首》中写道:

剩将书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
一握临歧恩怨混,海天明月净尘埃。

随着年事渐高,她拖着硕大的行李往返于海内外,颇觉辛苦,她在2010年的《病中答友人问行程》中写道:

敢问花期与雪期,衰年孤旅剩堪悲。
我生久是无家客,羞说行程归不归。

年近九旬的她在病痛中流露出伤感情绪。但病好之后,她很快又投入了工作,始终不忘自己的初心与志愿。她为七七级校友写道:“卅载光阴弹指过,未应磨染是初心。”尘世间的烦恼,纷纷被她斩除,如她在90岁时《绝句一首》中所写:

逝近年华似水流,飘蓬早已断离愁。
我是如今真解脱,独陪明月过中秋。

2012年,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加拿大华侨刘和人女士等出资,在南开大学修建迎陵学舍,希望叶嘉莹晚年能在南开安居,免去国内外奔波之苦。2015年,迎陵学舍建成之后,叶嘉莹满怀欢喜地写道:

迎陵从此得所栖,读书讲学两相宜。
学舍主人心感激,喜题短歌乐无极。

她已然找到了自己身心的栖栖之地。2016年,她将历年稿酬及北京、天津房产的收入计1857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设立迎陵基金,2019年,她再次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用于诗词教育事业。

二、未减归来老骥心

晚年的叶嘉莹在学术中也不断有所超越。

1980年代以来,她在词学方面的重要拓展有:运用西方最新的文艺理论阐释中国古典诗词,并较为系统地介绍给国内学人;与缪钺合撰《灵谿词说》,开创了一种诗文结合的评赏新体例;将词划分为歌词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哲化之词,为评赏不同的词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和理论依据;对词之美感特质的成因——“丰富的潜能”进行了追本溯源的探索,以西方文艺理论解释花间词女性叙写的困惑;提出词之美感特质为“弱德之美”,等等。进入新世纪,叶嘉莹又对女性词进行了一系列梳理和探讨,精敏地指出李清照、朱淑真等女性词人的性情与成就。

90岁后,叶嘉莹的目力、听力、腰腿之力都有所衰减,但她致力于诗词事业的决心并未松懈。她在《恭王府海棠雅集绝句四首》其四中写道:

一世飘零感不禁,重来花底自沉吟。
纵教精力逐年减,未减归来老骥心。

为了弥补年轻时羞于在课堂上吟诵的遗憾,叶嘉莹又不遗余力地从事诗词吟诵的传承。她在《近日为诸生讲说吟诵》中写道:

来日谁知更几多,剩将余力付吟哦。
漫天如有蓝鲸在,好送余音入远波。

她尽自己的一切所能,将有限的生命全部交付给诗词事业。

2019年,叶嘉莹归国教书已满四十周年,此时她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生活中喜悦与烦恼并行,她在春季经历了一次大病,病愈之后,她又开始了日常工作。因为行走不便等问题,她已较少下楼外出活动,可是却一直存有一颗活泼敏锐的诗心,向往外面自由的天空。她在《友人惠传海滨鸥鸟图》中写道:

此身老去已龙钟,日日高楼闭锁中。
忽见画图心振起,便随鸥鸟入晴空。

她从电脑屏幕上看到友人传来的海滨鸥鸟照片,诗心油然而起,仿佛回到许多年前又见庭院里的花草、绿竹、流萤与蝴蝶,她的心随着鸥鸟飞翔到湛蓝的晴空。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曾经说,超越自我的人,“植根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但他超越了这种文化,以各种方式独立于它并从高处俯视它。”“也许他就像一棵大树,它的根在土壤中,但它的树枝已伸展到极高的地方。”叶嘉莹的思想底色是中国儒家的,但她



不被一家思想所局限,对多种文化精华都有所吸收与转化,使她在诗词的品读和讲解中不断有精神上的顿悟和成长。

首先,是她对传统释家与道家文化思想的领悟。在母亲去世之后,她就对“人生的无常和空幻有了一种体认,形成了一些对空观的认识”。在女儿、女婿罹难后,她再一次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她曾说“不仅使我对前面所叙及的儒家的‘知命’‘不忧’的修养,有了更深的体会,而且使我对道家《庄子》所提出的‘逍遥无待’与‘游刃有余’的境界,也有了一点体悟”。她曾把这种体悟写入到《踏莎行》中: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圆深杯里。炎天流火劫烧馀,藐姑初识真仙子。谷内青松,苍然若此。历尽冰霜偏未死。一朝蜕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

她一生遭际坎坷,如水的内心,也曾自我封闭与束缚在狭隘的深杯当中。在经历了炎天流火种种劫难之后,她的本性没有改变,还是保持着最初之本心,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藐姑射仙子,她以超强的意志、专一的精神,对抗外界侵袭;又如谷内的青松,历尽冰霜侵袭而锻炼成一种耐寒的品质,经冬不凋,苍然而立,别人难以体会她内心遭受的苦痛与研磨。她在艰辛中完成精神转变与成长,如鲲鹏而为鹏,达到逍遥无待的境界。

其次,是她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吸收,其中就有马斯洛及其人本主义心理学。叶嘉莹在讲陶渊明时曾多次讲到马斯洛的心理学。她赞同马斯洛的观点:“人性的发展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把你那自我的最宝贵的东西发展和完成。”她认为:“在你的内心,在你的品性和感情之中,一定隐藏着某种最美好的东西,你把它挖掘出来,使它能够实现,那就是一种自我的完成。”她也颇为认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叶嘉莹认为“读书人就应当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兼善天下。她从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出发,最终又回归到儒家的传统思想当中。

三、依然尼父是吾师

叶嘉莹自幼受“诗”和“道”的启发,对生命



叶嘉莹先生生前在迎陵学舍里常坐的位置

和理想有着至高、至美、至善的追求,她是一位意志力异常坚强的诗人,而且坚定地付诸实际行动,百折不挠,全力以赴,不断地自我完成、创新和超越。在付出一切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志愿的同时,她晚年的心境由“穷”转向了“达”,实现了“心转物则宁”的境界。

叶嘉莹的思想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儒家,她在心中始终遵奉孔子为师,她在2018年的一首诗中写道:

茶香午梦醒还疑,莲实千春此意痴。
待向何方赋归去,依然尼父是吾师。

曾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叶嘉莹有着极强的内省与参悟能力,更有着对儒家思想的诚笃践行。

首先,是她对自身精神修养的重视。如果将叶嘉莹与前代女性诗人,或同时代女性诗人、作家相比,则会更清晰地发现持守儒者的精神修养是她的独特之处。叶嘉莹曾对《史记》中所写的伯夷、叔齐有过深刻的认同,也对品行美好的人为何屡屡遭遇灾祸进行过反思。她觉得灾祸是对人之品格的考验,在厄厄中还能持守自我的人才是真正有品格、有道德、有操守。在人生忧患中,她始终持守自己的品格,以儒家伦理道德严格要求自我,将品格持守上升至对“道”的追求。在晚年,她说:

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知道了。人生要有一种持守,不管落到什么地步,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有自己的持守,不能够失去你自己。

其次,是她对“道”与理想坚定执着的追求。随着年龄增长,她对“道”认识得越来越清晰。她说:“那是在强调做人的基本品格、基本操守以及为人的理想跟志意。”对“道”的悟解和对至高理想的追求,使她异常执着、坚定、热烈。她所追求的“道”与理想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在于她不只是追求个人的完美,还有着对他人的关怀。

尽管她曾多次表示自己向来胸无大志,但是看她的诗词,她心中始终怀有一种对天下苍生不能自己的关怀之情。这种感情与她自幼受到诗歌和《论语》的熏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无论是《论语》,还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优秀之作,都包含着积极人世的态度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她在“道”和“诗”的指引和召唤下,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即以诗词文化传承为己任。而在择定之后,她不是浅尝辄止,也未半途而废,而是从始至终全力以赴,以一以贯之的态度,生死以之,坚持自己的诗词传承事业。她超越了许多前辈诗人、作家和哲人,不再是悲剧式的哀叹吾道不行,无奈地抱憾终身,惋惜梦想落空,也不是决绝地玉碎身殉,惆怅天才陨落,而是圆融平和地完成了自我的人生持守。

四、花落为泥土亦香

叶嘉莹还有着“敏而好学”的禀赋,一生“学而不倦,诲人不倦”,使她在教学和研究中能够运用自己全部感性 with 知性才能,取得卓越的成就。她乐于学习新知识、新理论,在教学与学术中不断创新、超越与突破。她勤奋不倦地工作,并不以此为苦,而是以此为乐。即使在种种困难中阅读英文文献,她也能够从理论探索中得到一种乐趣。她说:“每当我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新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时,心里就非常高兴。”至于用中文讲课与写作那就更是一种至乐,如她所说:

在这种以生命相融汇、相感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与是否成为一个学者,是否获得什么学术成就,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她有敏而好学的本性,又有执着不倦的精神,诗词事业使她乐在其中,如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甚至她曾说自己“不知老之已至”,始终怀有一种纯真的年轻心态和一颗活泼的诗心。孔子的一生是充满遗憾的,在晚年曾哀叹“吾道穷矣!”“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叶嘉莹的晚年却始终有着诗意的美好希冀,从其诗中可以看到她充沛的生命力和一以贯之的坚强执着:

天行常健老何妨,花落为泥土亦香。
感激故人相勉意,还将初曙拟微阳。

在心态上,她全然已由早年的消极悲观者转变为一位坚定乐观者,当时的她虽然年近百岁,但却处于“不知老之已至”的年轻状态。她抱定了奉献全部、生死以之的态度,哪怕花朵零落也要化为芬芳的春泥,滋养和培育下一代。只要她的生命不停息,就始终像初升的太阳,发出无限的热和光。

叶嘉莹认同儒家努力有为的人生观,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是其思想中的一条主线。她幼时流露出一种偏于悲观忧郁的性格,哲人的思致使她曾以悲悯之心观察人世,生命中几次大的打击更令她一度悲观而消极。但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她不甘于沉沦,最终做出乐观积极的努力。如她所说: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心境过乐观的生活。无生的觉悟,是她哲人的理性所认识到的,悲观的心境也是由此而产生的,但她有对“道”和完美理想的坚定追求,所以,她一直持守自我的品性,担当自己的命运,扭转自己的心境,对抗外界的打击。

对美好理想的追寻与残酷现实的打击是她生命中所面对的主要矛盾,生命幻灭与理想落空是其生命体悟中最大的悲哀,而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追寻,则是支撑她走过忧患的主要信念之一,使她在崩溃、绝望的边缘不肯放弃,而是坚定地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行。经历的痛苦越深,抵抗的力量则越坚定,她坚毅的品性也越明显,仁者的胸襟也越深厚。

在迎陵学舍启用仪式中她曾说:“一个人生到世界上,在社会中就应该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积极入世,为社会、为人类作出贡献是实现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必经之路。

结语

叶嘉莹曾说:“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整个生命写诗。成就一首好诗,需要真切的生命体验,甚至不避讳内心的软弱与失意。”通过对其一生中各阶段诗词的梳理,可以看到她人生中所经历的光影,她对生命的深切体悟,以及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她的敏锐与悲悯、悲哀与迷茫、漂泊与追寻、希望与失望、脆弱与坚持、重生与力量、喜悦与圆融、执着与热烈、光明与皎洁……无论读者是同情、惋惜、赞美或是仰慕,她只是尽自己的本能和力量走完自己的人生,并写下自己的诗词。

晚年的叶嘉莹始终怀着平静愉悦的心情,乐此不疲地为诗词事业而工作,借助放大镜审阅各种稿件、用电脑收发邮件、打电话联系各种人、接待各路访客、处理各种事务、通过电视关注社会动态,她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以生活实践自己的“道”,以生命写自己的诗,直到2024年11月,她走到百岁生日的尽头,在睡梦中飘然离去,才停止这一切……在她将“诗”与“道”相融汇的身后,我们已然可见一条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长河。